

T 2571 / 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1/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58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本紀

唐太宗文皇帝本紀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第四子，母太妃竇氏。幼而岐嶷，有龍虎之姿。年十歲，封晉王。十三年，封太子。十四年，封秦王。十六年，封洛陽王。十七年，封東宮太子。十八年，封洛陽王。十九年，封洛陽王。二十年，封洛陽王。二十一年，封洛陽王。二十二年，封洛陽王。二十三年，封洛陽王。二十四年，封洛陽王。二十五年，封洛陽王。二十六年，封洛陽王。二十七年，封洛陽王。二十八年，封洛陽王。二十九年，封洛陽王。三十年，封洛陽王。三十一年，封洛陽王。三十二年，封洛陽王。三十三年，封洛陽王。三十四年，封洛陽王。三十五年，封洛陽王。三十六年，封洛陽王。三十七年，封洛陽王。三十八年，封洛陽王。三十九年，封洛陽王。四十年，封洛陽王。四十一年，封洛陽王。四十二年，封洛陽王。四十三年，封洛陽王。四十四年，封洛陽王。四十五年，封洛陽王。四十六年，封洛陽王。四十七年，封洛陽王。四十八年，封洛陽王。四十九年，封洛陽王。五十年，封洛陽王。五十一年，封洛陽王。五十二年，封洛陽王。五十三年，封洛陽王。五十四年，封洛陽王。五十五年，封洛陽王。五十六年，封洛陽王。五十七年，封洛陽王。五十八年，封洛陽王。五十九年，封洛陽王。六十年，封洛陽王。六十一年，封洛陽王。六十二年，封洛陽王。六十三年，封洛陽王。六十四年，封洛陽王。六十五年，封洛陽王。六十六年，封洛陽王。六十七年，封洛陽王。六十八年，封洛陽王。六十九年，封洛陽王。七十年，封洛陽王。七十一年，封洛陽王。七十二年，封洛陽王。七十三年，封洛陽王。七十四年，封洛陽王。七十五年，封洛陽王。七十六年，封洛陽王。七十七年，封洛陽王。七十八年，封洛陽王。七十九年，封洛陽王。八十年，封洛陽王。八十一年，封洛陽王。八十二年，封洛陽王。八十三年，封洛陽王。八十四年，封洛陽王。八十五年，封洛陽王。八十六年，封洛陽王。八十七年，封洛陽王。八十八年，封洛陽王。八十九年，封洛陽王。九十年，封洛陽王。九十一年，封洛陽王。九十二年，封洛陽王。九十三年，封洛陽王。九十四年，封洛陽王。九十五年，封洛陽王。九十六年，封洛陽王。九十七年，封洛陽王。九十八年，封洛陽王。九十九年，封洛陽王。一百年，封洛陽王。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

徐撰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  
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  
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斬明愆材謝經通假拯房  
之寵靈摠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  
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豐際隨  
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絕  
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

若樊靡卿之父子實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謚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乃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以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晉亮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叙其成敗以為外戚篇補云

###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暉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

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  
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其有  
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  
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  
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  
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  
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  
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  
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

羊琇一

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  
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書中  
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  
推奉便盡心無貳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  
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  
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  
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  
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  
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  
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

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  
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謚曰威

王恂 弟 虔 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  
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宗明  
五經勅令表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  
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  
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

羊琇 王恂

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  
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  
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  
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  
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  
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

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  
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  
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  
是眾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懼  
焉及卒謚曰醜

###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為三公文  
宗為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  
騎將軍謚曰穆

###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  
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  
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  
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  
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 虞豫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  
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



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  
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  
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為宗正卿加散騎常  
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為桂陽太守秩中二  
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  
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  
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  
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

庾琛

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  
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  
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  
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  
相彞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  
府掾為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娶  
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為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

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  
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  
不見杜父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  
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  
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顧明府垂察乃捨  
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祐與碧有舊  
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大  
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父俱有盛名冠于

褚裒

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裒唯秋言  
其外無臧不帶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  
去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  
吳王文孝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  
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郎中  
除給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  
望詔娉裒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  
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怕使私  
童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

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  
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琊諸軍事假節鎮金  
城又領琅琊內史初袁掇角詣度亮亮使郭璞曰  
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  
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  
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  
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東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  
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  
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

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  
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矣王略未振  
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  
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  
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揚州之  
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  
京口永和初復徵袁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吏部  
尚書劉遐說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  
宜以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  
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  
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  
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  
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  
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  
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  
麋凝進軍下邳賊即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  
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楊徐兗  
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  
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

浩表

護徐龕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  
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哀遣龕領銳卒三  
千迎之龕違東節度軍次伐陂為石遵將李蕘所  
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哀以春秋責  
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  
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  
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  
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歸  
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  
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

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  
左右曰伐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  
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  
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  
侍祕書監

###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  
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  
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  
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

### 褚哀 何準

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  
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  
侯子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愔澄放  
繼充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愔子元度西陽太守  
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書郎轉丞  
浦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  
愛之以為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  
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琊王師安帝即位遷  
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以脚疾固讓特  
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太中正及桓玄執政

以疾奏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為大司農

王濛 子脩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  
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  
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  
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  
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  
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  
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媪悅其

王蒙

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又言  
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  
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  
匡術弟孝濛致戲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  
德義以丑天下方將澄清豈倫崇重名器夫軍國  
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  
允蒼具瞻儀形海內導不荅後出補長山令復為  
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  
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

與孫綽言曰劉惔清簡令王濛溫潤恬和相溫  
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冰性和暢能言理辭  
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  
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  
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之言會稽王廢竟癡也  
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  
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  
中因勵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羨濛云王長史語甚  
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

王脩

弈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  
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  
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  
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相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  
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  
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  
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  
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曰：「其人有地，其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

王蘊

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太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數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行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



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  
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皆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心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  
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  
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  
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  
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  
字季明疆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  
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

王

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  
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云祖長史與簡  
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云姑云姊伉儷二宮何小子  
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記事並以爽  
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弟父也祖哀父歆  
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  
復論士矣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縉綬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恣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類于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戮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唯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約列寡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列傳第六十三

晉書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遊以  
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甘道聞乎孔公驕乎富貴  
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貞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  
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哲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  
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踰氛之表漱流而  
激其清寢息而緇其性良畫以符其心絕機以虛  
其心玉輝冰潔川停嶽峙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

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掛竅而無悶將身自保悔吝  
弗生詩人若無之取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  
后訟急刑雨之時尚乃及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  
之禮貴於嚴穴玉帛之執委於宦衡故月令曰季  
春之月聘在上禮賢者斯之謂歟自與子運開旁  
求隱逸誰不彥之杜絕人事以思惟之嘯詠林藪峻  
其貞白之軌成其忠望之迹維小應其嘉招亦足  
激其真競今美其高節一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之屬於郡北山爲士

孫登

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  
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  
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  
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  
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  
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  
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  
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  
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  
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  
昔慙御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  
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  
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  
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無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推  
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者作郎數就社中與  
孫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

孫登 董京

受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方  
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  
洋洋蒲目而作者士豈不樂夫地之化也哀哉予  
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  
飲至道可食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  
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緼袍不能令腰軒冕  
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淨鸚鵡能言四  
濱浮磬響衆人所聞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  
鳴隼遠巢咸以欲死何被梁魚遂巡倒尾以吟不  
決忽焉失水嗟心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

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  
卑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勅以九州為狹靜  
以園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於其所寢處  
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  
敦密世茫茫大素是則是迷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愆  
愆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  
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道世以存  
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

事於兄弟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  
蟻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  
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雲上如何甘辛  
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悻然作色曰諸君  
待我乃至此乎使統獨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  
出處遇濁代急與顏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  
當耦耕沮溺豈有辱乎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  
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刑心熱如  
炭舌縮口張兩耳聳寒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  
與宗族相見曾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

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巫章丹陳球一人並有國  
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  
鍾擊鼓間以絲竹丹珠及持刀破古吞刀吐火雲  
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  
是其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瘥大小以為喜慶欲  
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統從之入門忽  
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徘徊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  
酢翩翩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  
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蝶螻之氣見  
君子尚不敢指季柏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

夏統

見夏南憤恚而忼憤吾常恨不得以頸叔向之頭陷  
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  
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  
遂隱牀上被髮而卧不復言衆相踉蹌即退遣丹  
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  
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  
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  
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  
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  
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

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手  
荅曰可統乃操施正槽折旋中流初作鱗鱖躍後  
作鮪鯨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  
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  
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  
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充又詰曰昔堯  
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  
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上地間曲乎統曰  
先公惟寓梓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  
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

夏統

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  
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  
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  
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  
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  
集叱咤譁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  
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  
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髮鬚見大禹之容聞河  
女之言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



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左矣充欲耀以  
文武鹵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  
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  
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  
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  
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  
終

###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  
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

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  
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  
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  
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沈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  
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  
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如君冲亦以禮讓  
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  
不為害卒以壽終

###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

高亮真正有卅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  
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  
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  
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  
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觀農  
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場絜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  
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絜檢  
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絜以重  
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官令頃之轉太宰從  
事中郎遭母憂以至老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

范絜

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絜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  
輔政召羣官會議絜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  
之絜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  
于雍州絜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  
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  
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  
泰始中絜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絜稱  
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  
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  
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

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sub>一</sub>三二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銍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

邑祭

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父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中<sub>一</sub>進復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sub>一</sub>此乃薦<sub>一</sub>尚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sub>一</sub>則安<sub>一</sub>於樂道棲志窮巷簞

瓢詠業長而彌堅誠也。其素著厲俗之清彥  
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  
論又吏部郎郗隆亦舉之海內幽遐之士喬供養  
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終喪令辭疾不拜喬凡一  
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  
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  
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  
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  
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  
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  
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自不穢爲物所  
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  
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  
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  
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  
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  
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寧遂不報嘗歲日望  
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上言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

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為世  
所稱漕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  
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  
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  
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  
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議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  
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  
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  
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

辯

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  
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  
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  
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  
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  
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一篇略  
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  
也

###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

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書往乃夜共造塹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竒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誦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

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一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上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出列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荅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且田中浚以且為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

霍原 郭琦

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澧縣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時上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朝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

曰臣以爲當今資與亂之餘薄承百王之遺弊進  
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  
敦讓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極朝游心物外不屑時  
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  
江南之竒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  
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  
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  
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

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軀有乾坤之象內  
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  
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  
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  
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  
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  
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  
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錢之  
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



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羸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實羸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

原

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喪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父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蔡元嘉其各請為功曹秀居官令員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父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宗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鄴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植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

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廻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乃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稽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人曾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一致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綽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

帝復下詔備禮徵旭於下而帝崩咸和二年齊太  
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但蘇峻作亂事竟不行  
子琚位至太宗正終于家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  
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  
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  
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  
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  
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怕著鹿裘葛巾

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芟鹽以自供  
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  
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  
已有猛獸殺大鹿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  
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  
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  
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日  
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時宿文夜為擔水而  
無勸色餘杭令顧颺嘗為法共造之而攜與俱歸  
颺以文山行或須及一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

辭歸山中颺追遣使召置室中而去文亦無言  
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  
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  
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踞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  
文曰人皆有六親相親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  
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  
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  
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  
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

郭六

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  
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  
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  
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  
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  
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  
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温嶠嘗  
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  
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  
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

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龍其壯

龍其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

郭文

龍其壯

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飢墊壯立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旣不從壯

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  
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  
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  
德論文多不載

###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  
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  
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  
興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  
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

### 龔壯孟陋

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  
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  
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  
起栢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  
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  
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栢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言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  
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  
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鯁字長魚城陽郚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鯁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

韓績

帝博求異行之士鯁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鯁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龍共壯常歎服焉相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

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遣使勅所在四時存  
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  
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六十衆人欲代之負  
擔秀曰各 有老弱當先營謀吾氣力猶足自堪  
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出  
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金庾一無所受永嘉末  
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司徒王  
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去太守于寶與湯通

家遣船餉之勅吏云君仕公廉讓鄉致書訖便委船  
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日勿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  
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  
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  
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  
有司特蠲湯所調湯采推讓遂委之鄉吏吏奉旨  
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  
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  
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學反著名世湯之操不交人物



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之爲事及長不復獵  
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上去其一何哉  
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損盡故先節其甚者且  
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其知言晚節亦不復  
釣端居華門歎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  
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  
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  
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

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父無業欲  
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孰有  
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  
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  
亦不計其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度  
亮所薦爲公車博之無不從也康禾乘小船歸武  
昌省墳墓安西將軍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  
欲疆起之翻曰人性各異所以疆逼翼又以  
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將三使翻不以鄙賤而辱

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冀術出入其船中終日而  
去。嘗隊方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  
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  
將爲天地鬼神所青矣。翻知其然。不受。復沉刀於  
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  
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 辛謚

辛謚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  
冠族。謚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  
法。性恬靜。不妄交。嘗以爲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

辛謚一

徵不起。永嘉末。以謚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謚以  
洛陽將敗。故應之。及三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  
大夫。固辭不受。又歷若石。勅李龍之。世並不應。辟命  
雖處喪亂之中。類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  
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  
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  
顯中牒。傳之無窮。躬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  
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  
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下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  
但真心至趣。而與善合。耳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

也致高則危累綦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  
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  
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其於松喬之壽可永爲出輔  
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  
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  
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  
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開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  
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

辛未歲 劉麟之

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求其不終不復知處也  
車騎將軍相冲聞其名請爲吏麟之固辭不受  
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榻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  
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  
其父父命麟之然後去澤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  
麟之於內自持濁酒醑來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  
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  
乃退麟之雖冠冕之儀法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  
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臨焉子陽岐在官道與之  
側人物來往莫不敬之麟之自供給士君子類

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賄一無所受去驛之家  
百餘里有一孤嫗孀將死數日謂人曰誰當埋我  
惟有劉長史耳由公知解之先聞其有患故往  
候之值其命絕乃為殮殮送之其仁愛隱惻  
若此卒以壽終

### 索襲

索襲字倬祖歆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  
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  
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然然不與當世交通或獨  
語獨笑或長歎流涕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數煌天

守陰澹可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  
德名儒其可以詔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  
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老身望  
重消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於賢既樹非梧桐而  
希鸞鳳降翼翳謝曹公而冀益公枉駕誠非所謂  
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  
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公之相屈導道崇教  
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曾病卒時年七十九澹  
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  
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

今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勿心九州形若塵俗而棲心  
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子之不願殘以過也乃謚  
曰方居先生

### 揚軻

揚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  
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愜  
然自得跡實異家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  
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  
室弟子今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

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  
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  
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又發既見季龍不拜  
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居傲  
請從人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  
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  
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  
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  
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  
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帶卧土牀覆以布被

保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輔好奇之士也造而  
談經軻頤目不答鋪發前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  
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佳先之徒未有  
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  
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  
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  
為之害

### 公孫鳳

公孫鳳字之鸞鳥上俗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  
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露得食臭敗然

楊軻公孫鳳

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  
暮夜時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時不言不拜衣食舉  
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越得與之數年病卒

###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  
郭南山不娶妻妾并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  
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  
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  
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詎狂暉  
送之平郭後符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老且路遠

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  
冥然清虛服氣滄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  
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息之道不脩經典勸教  
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  
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  
以形不以空口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  
每旦朝拜之食用尾器齧食為釜左右居人饋之

六孫承 張忠

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  
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  
山野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  
頽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  
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  
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  
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觀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  
老體石山林研精道素獨善身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  
也故遠屈先生將任濟尚之忠曰昔因喪亂避地  
太山與鳥獸為侶以一朝夕之命為異代之世思

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後效尚父之况非敢竊  
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  
安居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  
命也余可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駟白之堅  
遣苦節郎韋華持節築冢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  
曰孝道先生

百垣

百垣字洪孫自去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  
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鹿麕弊或有遺其衣服受  
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

張志 百垣

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  
物如畫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文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  
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  
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齋好友善張祚時  
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  
何石爲救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  
安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  
距而不見安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  
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以滄鬱鬱蔚若  
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  
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  
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通喻甚切纖  
謂然歎曰德非壯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  
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織  
襦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  
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  
素自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

木編一

形在人親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  
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  
府八辟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  
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早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  
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  
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  
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  
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雜辯談論多才藝  
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  
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  
年禮畢隱于臨松苑各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  
身作春秋墨義經緯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  
遣使者與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  
書曰仁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  
與四時消息豈知善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  
承時運負荷大業忠與賢明同贊帝道一傳說龍

翔毅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  
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  
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  
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  
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  
焉故遣使者虛左接綬鶴立先生乃眷下國公明  
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  
逃絕迹公明徇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  
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藏  
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

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符氏之末  
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  
曰臨河救溺不上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  
倉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左袵而不救之  
乃與敦煌索叡起兵五千運粟二萬石東應王穆  
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  
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聞西  
伐索叡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  
未建而誅之立見秦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

郭瑀

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  
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  
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  
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  
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  
閣飲氣而卒

郭嘉

郭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淨好學年二十餘夜  
忽忽中有聲呼曰郭孔賓郭孔賓隱去來隱去來  
脩飾人世甚苦不可言計所得未幾銖所喪如出屋

旦而進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  
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  
教授門生百餘人遠近慕之爲儒林祭酒性和裕  
教訓不倦依孝經序二九補經在朝卿士郡縣守  
令彭和正等受業獨錄朱子者二千餘人天錫謂  
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以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  
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  
大司馬相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

折肱 瞿硎先生

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  
伏滔爲之銘其墓卒於山中

###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  
餘年鎮軍郝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  
犯少微少微一名少微士星也者以隱士當之譙國  
戴逵有美才人或慕之或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  
嘲吳人太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

鼓琴子書畫其餘巧藝靡不備綜角時以雞如  
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  
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  
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其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  
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晞對使者破琴曰  
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  
命欣然擁琴而往晞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  
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曰夫親  
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  
者苟免之目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

謝敷載達

者何達其首故也達其首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  
人可謂行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  
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旅而學其鬻者慕有德  
而折其巾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  
似而已矣夫此察之亂末以其似末也故鄉原似中  
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  
有疾而爲鬻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  
可無察乎且濡家尚鬻者本以與賢也既失其本  
則有色取之行無情也其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  
末儒道家去名者或以爲名本苟失其本又有越檢

之行，情禮俱虧，則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  
爲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忘二本以自通  
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  
弊，苟乖其本，固聖道無所失也。嗟夫！行道之人  
自非性足體備，聞蹈而當者，亦易能不復情。古烈  
擬規前脩，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  
辨其細捨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以直尋之  
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其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  
也。跡雖亂而具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  
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蹈華而誑，實

戴逵

以矜尚奪其直，主以塵垢毀其天，止貽笑千載，可  
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  
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  
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藉旬會  
稽內史謝玄暕，逵遠游，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  
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遯衡門，與琴書爲友，  
雖策命屢加，幽探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  
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  
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  
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刻後

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  
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  
宮太子人傳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  
上疏曰達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  
勁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宣加旌命以參僚侍達既  
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  
會病卒長子勃有八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  
起尋卒

###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

戴逵龔玄之

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入府  
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  
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東帛之觀譙國戴逵  
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勳業已具鮮學  
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士豈其哉賢於懷抱  
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  
子博士拍下所在備禮發遣玄之侍猶常以稽側席  
之望郡縣敷逼苦辭疾篤不行年五十八  
弟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與玄之才及州辟召  
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以騎侍郎給事

中累黜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道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徧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博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能文之陶潛

陶潛字元亮天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洪州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



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士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  
聊欲絃歌以為二選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  
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今吾常醉於酒  
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  
畝種秔素簡省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  
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不賦歸夫來  
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矣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陶潛

追實迷途其未

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

儻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

松菊猶存稚幼

至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

庭柯以怡顏倚

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而成趣門雖

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

而遐觀雲無心

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

將入撫孤松而

相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復

豈求悅親戚之情詒樂琴

書以消憂農人牛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

巾車或掉孤舟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立木  
欣欣以向榮息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已矣子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  
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耕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頃之徵者作節不就既絕州郡觀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松齡能道其事或有酒費之或要之共  
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志嘗  
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

陶潛

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  
不見既而語人去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繫  
志慕聲豈慕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  
劉公幹所以誦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  
之密知當往之盟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  
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志進弘  
乃出與相聞歡宴窮日潛無復弘顧左右爲之  
造履左右請筮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  
還別問其所乘云素未有脚疾向棄籃輿亦足自  
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

覺有羨於華軒弘後欲見軟於相澤間候之至  
於酒米之絕亦相贈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者而  
往潛亦無所辭焉母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  
業家務悉委之曰漢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  
飲時或無酒亦雅亦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  
窗之下清風溯至心清義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  
素琴一張絃微不為每明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  
但識琴中趣何勞世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  
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

途顯晦之謂也山則允釐庶

留卷

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蹶埃以四年自牧詳求厥義  
其來適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緇草誠叔夜而凝  
神鑒威輦之趣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  
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  
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  
貞石之心則公問尤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  
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豈歎  
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之或移病而  
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欽而  
棲衡必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亟其志激清風於

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脩名順欲確乎羣亡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濛貪止競永垂高蹈

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九十四







